

2020年12月26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江苏省兴化市委宣传部承办的中国小说学会2020年度小说排行榜在兴化揭晓。来自全国各地的27位评委经过细致深入的遴选和讨论,最终评出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网络小说、小小说·微型小说在内的45部上榜作品。

烟火人间的多重书写与表达

——2020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长篇小说简评 □王春林

2020年12月26日,中国小说学会2020年度排行榜在江苏兴化揭晓,胡学文的《有生》、贾平凹的《暂坐》、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王松的《烟火》以及“70后”作家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五部作品荣登年度长篇小说榜。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迟子建和王松的两部作品的标题,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烟火”二字。事实上,对于烟火人间的关注、思考与书写,正是这五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特色所在。

在阅读胡学文耗费多年精力完成的长篇小说《有生》的过程中,我不禁联想到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活着》充满着死亡的景观,到最后,除了那头与福贵相依为命的同样被命名为“福贵”的老牛之外,其他所有的亲人全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不幸弃世。正如同《活着》一样,《有生》也是一部充满着死亡景观的长篇小说。主人公祖奶(乔大梅)漫长的一生中,先后嫁过三任丈夫,一共生育9个子女。到最后,除了第二任丈夫白礼成以及女儿白花下落不明之外,另外的两任丈夫和8位子女都先她而踏上了死亡之途。但在承认以上这种影响存在的同时,我们更需注意到,作为一部字数多达50万字的长篇小说,胡学文在借鉴余华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方式,更有着自

己对世界、生存以及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判断。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胡学文对以祖奶为核心的一众乡土人物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的精准描写之上。

贾平凹《暂坐》的烟火气,集中表现在以海若为中心的那十数位城市上层女性身上。暂坐,何以为暂坐?单从字面的角度来看,暂坐,大约也就是暂且来坐坐的意思。在日益繁忙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暂且到这个茶庄休憩一下,大约可以被理解为是“暂坐”的本义。正如同在浩大的宇宙时空面前倍感自身的渺小,陈子昂因而发出“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一样,贾平凹其实借助于《暂坐》中那一群城市上层女性的故事所传达出的,其真正是人生太过短暂。假若说《暂坐》一定有着什么微言大义,恐怕也就是突出地体现在这一点上。质言之,人生终归不过是一个“暂坐”的过程而已。

在显示一众小人物日常生活世相的《烟火漫卷》中,迟子建以一种绝对称得上从容不迫和闲庭信步的心态,耐心细致地展开对当下时代哈尔滨市民日常生活场景的精细描绘。很大程度上,在这部《烟火漫卷》中,哈尔滨其实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中的潜在主人公形象。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从一年四季的自然

然风景,到近现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中西结合的标志性建筑,其中当然也包含有那些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教堂、清真寺以及如同极乐寺这样的寺庙,再到充满烟火气息的简直就是热气蒸腾的民俗风情,所有这些都蜂拥而至地汇聚到了迟子建富有灵性的笔端。

京津地区曾经兴盛一时的市井社会,有着突出的民间性质,是一个以拥有各种手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为主体的民间社会。以王松的《烟火》为例,活跃于其中的市民形象,都是蜡头胡同凭借着各种手艺谋生的平头百姓。举凡做拔火罐儿的老瘦、刨鸡毛掸子的王麻杆儿、能够测算卦兼卖神符儿的尚先生、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编鞋的老朱、打帘子的马六儿、拉胶皮的保三儿、卖帽子的杨灯罩儿、玩石锁的刘大头、开铁匠铺的老疙瘩,等等,都是如此。主人公来子身上寄托着一种“正”,实际上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一面基础之上的一种民间正义。

房伟《血色莫扎特》的构思,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受到东野圭吾《白夜行》的影响。虽然故事的核心是一桩罪案,但围绕着这一桩罪案,作家所真正展开的,却依然是当下时代中国普通民众一种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图景。

显著的现实意向于驳杂的内在世界

——以中国小说学会上榜作品为视角 □段守新

2020年度中篇小说在整体态势上呈现出一种突出的、鲜明的“现实意向”。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和书写热情,明显超逾了对于其他层面或维度的探求。这里所说的这种“现实意向”,就其时间性而言,不只包括对当下经验的敏锐提取,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某种历史跨度的延伸和联结;而就其空间性而言,同样不只表现为对于社会生活广度的拓展,也表现为对于驳杂幽深的人的内在世界的深掘。

孙频的《骑白鸟者》不仅其叙事空间被放置在荒僻的深山密林,其叙事主体也是一个避世者,通过他的视角和行踪,把一系列人物的生存和命运串联成一张松散的社会网络,并从中传递出一定的现实信息。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作为叙事人的“我”,还是(曾经)拥有亿万身家的老板田利生,抑或是那些卑微如蚂蚁的山民,都不过是在这历史的飓风中被浮载沉的尘芥,各有其沉默难言的故事和隐痛。陈蔚文的《锦衣》把视线转移到声色繁华的都市。从租房、衣饰这些物质细节切入,细致而又深刻地写出了新一代人在价值观、身份认同等的转变。相形之下,沉闷和黯淡的故乡反而成为格格不入的“异乡”,不能再为他们提供任何意义的精神皈依。既有城市叙事中一种常见的模式,是借助于某个外来者的视角,揭示、批判城市的糜烂和堕落,而故乡的安宁与美好往往成为他(她)的价值依据和心灵栖息地。感应着现实的变动,《锦衣》对

这种“故乡/城市”固有叙事模式的改写和突破,构成了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此外,张楚《过黄河》、阿乙《骗子来到南方》或者写轻狂浮浪的青年人,或者写老奸巨猾的骗子,他们的发迹和败落故事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各色人等,也都程度不等地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喧嚣时代斑斓驳杂的某一侧面。陆颖墨的《从林海》着力刻画军犬金刚的忠勇以及南沙守礁战士的生活,作为军旅题材,同样丰富了当下现实叙事的涵容。

还有一类作品在包含当下生活的同时,通常还会有一个较为绵长的历史纵深,以此容纳一个人、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或社会的沧桑变迁。邵雨辰的《黄河故事》中,“母亲”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在她的身上,承载着深厚的黄河文化或中原文化特殊的历史积淀,她与“父亲”因为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歧而生发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多不幸后果,读来令人格外沉重。但恣肆暴戾的“母亲”在小说中也并非完全只是被指责的对象,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文化、性别等多重视角的内涵,让我们在为之扼腕的同时,也无法不产生“同情的理解”。刘建东的《甘草之味》同样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借助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价值观的碰撞,写一代人的人生遭际和社会生活的嬗变。自称是“共和国的儿子”的小姨夫秦大贵,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乘风而起,飞黄腾达,与恪守原则、本分务实却时时事事不得志的“我父亲”的人生既相互缠绕,又凸显

反差。当故事中的他们,也包括故事外的我们,在回顾和咀嚼他们的个人史及其携带的社会史时,无法不产生诸多难以言表的复杂况味。周嘉宁的《浪的景观》表现的则是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上世纪末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给个体所带来的那种芜杂无序而又生机勃勃的成长际遇,在叙事人不无怀旧意味的讲述下,闪烁着独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光晕”。

以上两种叙事都显现出一定的“社会性”宽度。相较之下,像艾伟的《敦煌》和陶丽群的《七月之光》等更倾心于向着人的欲望、情感、人性等深层世界掘进。艾伟的《敦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的穷途末路”的故事。故事里的几对男女,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都无一不处在爱着又伤害着的状态。尤其是在作为故事主体的小项与陈波的爱情中,这种状态被描绘和解剖得异常血肉淋漓,作者由此几乎写尽了人性深处难以遏制的欲望、虚浮、贪婪、嫉妒、猜忌、扭曲、疯狂、救赎等等。小说结尾,在神秘、庄严和悲悯的宗教境界中,历经劫难的生命最终获得抚慰和容纳,死而复生。陶丽群的《七月之光》则是在善与恶、爱与恨的灵肉搏击中,渐次散发出人性内部的光芒和暖意。小说在一个几乎被战争毁掉生活的孤僻老人与一个弃儿之间设立戏剧性结构,细腻又极富层次感地写出了情感的多样性。它使我们看到:不是恨,而是爱和包容,才是实现人性救赎,让世界和生命充满希望的真正力量。

文本形态与创作方法的创新

——2020年中国小小说·微型小说上榜作品述评 □刘海涛

近年来,探讨小小说·微型小说的创新写法的研究多起来了,展现这种文体机智的新颖构思和深度立意作品大量涌现。一批写过优秀中短篇小说的老作家继续深耕小小说,孙春平、聂鑫森、陆涛声均出手了不俗的小小说力作。以主攻小小说而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申平、秦俑、侯德云等“小小说专业户”,迭代推出了显示他们创作高峰的作品。年轻的新秀如蒋冬梅、刘浪、超侠、刘永飞等,以一批敏锐反映转型社会的新现象和特定时代的人性内涵的新作,让人们刮目相看。

2020年的笔记体、科幻体、历史体、诗化体、故事体等文本形态的小小说均有代表性佳作,创造了“类型小小说”的艺术新高度。超侠的《战士石》是一种创新尝试,科幻人物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战士情怀和爱国情结,“新科幻+诗化小小说”,刷新了科幻小小说的新形态。蒋冬梅的《大潮》是诗化小小说的写法,想象中的大鱼以及人们为捕获大鱼而持续接东北捕鱼风情的壮观场面,隐喻着人们是为理想和初心而坚韧地活着、奋斗着。孙春平的《灭毒》是一篇在抗疫背景下写“缉毒”的故事型小小说,作家把声东击西和意外结局的创作方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水到渠成地建立了一种文学上的“双关寓意”。侯德云的《1860年的战争·北塘》有历史小小说的新写法。真实史料的个性化叙事,反思了清末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描写了落后的文化心理还包融着一个民族不甘战败受辱的精神气节。这些优秀的“类型小小说”的创新写作,明显地体现了中国的小小说作家在努力探索小小说在文体形态、方法技巧上所展现的文学创新的可能性,所能实现的审美创造的艺术新高度。

2020年的上榜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有较大的收获:一批真实的接地气的底层人物出场了,一批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发展史上还未见过的人物典型诞生了,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出现了更多的可圈可点的小小说技巧。

陆涛声的《古玉·古盘·古砚》用“系列小小说”支撑起了中国当代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3篇小小说的艺术构思、人物描写和叙事风格基本相近,一个老年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的新时代里,开启了一种自省、反思、内

疚、自责的灵魂拷问,描写了有如“温玉人格”的中国老年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洁身自爱、感悟忏悔的人性之光和人生境界。秦俑的《如果猫会数数》在一个特别的场面中写出一种乡下老人深厚的仁慈与大爱。这个普通乡下人人生离别场面描写,勾勒了中国农村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历史和亲情关系,渗透着几代人在社会变迁中相濡以沫、抱团取暖,共同应对天灾人祸的人类亲情。刘永飞的《无名烈士》用悬念、留白、巧合等常用的小小说技法写出了一个长达70年的寻找烈士和亲人的动人故事,把解放军与老百姓这一对父子形象做了文学的概括和象征。

历数2020年中国小小说创作的人物群像可以发现,用小小说的文体可以写出底层普通人的个性与命运,通过人物独特的动作细节勾勒单线条式的人物特征,如果写出了一种二重组合式的人物性格,则更使小小说人物呈现出一种文学上的特征型丰满。

申平的《老枪》在追查一个20岁的小伙无证持枪打猎的故事中,创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与今天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立意,从村到乡再到县,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杆老枪的存在,这实际隐喻着他们忘记了革命传统。这样的创意点铁成金提升了作品的品质。刘浪的《上不了桌面的桌面事》则写了较有典型意义的职场生态。作品用小小说特有的“斜升式文学渲染方法”写出了下级官员因“畏官心理”而错失进步机会的遗憾,开启了我们要建设正常的职场生态和干群关系的深度思考。聂鑫森的《鸡司令》敏捷地反映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新变化。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从农民土地意识的转变到人物关系的重组,均在作家老到的人物个性和命运的真实描写中。

2020年排行榜的上榜作品充分发挥了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反映人性的文体优势,多角度地写出了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的与病毒的博弈,敏锐地捕捉了许多新时生活中一些还没有被人们意识到的重大问题,深刻地发现了转型社会人们内心深处那些看不见的烛微人性,使小小说·微型小说这一“新时代的文学创意艺术”,在文体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上迈出了有益的探索步伐。

创新风潮 精品气象

——简评2020年中国网络小说

□肖惊鸿

经网络文学专家推荐及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会评审,产生了10部年度完结上榜作品,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猫腻的《大道朝天》、会说话的肘子的《第一序列》、皇甫奇的《人皇纪》、吱吱的《花娇》、知白的《长宁帝军》、任怨的《神工》、沐清雨的《无二无别》、后觉的《技术宅推理之真相的精度》、春溪笛晓的《盘秦》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20年度网络小说的创作特征,代表了网络小说的创作成就、创新风潮,彰显了网络小说的精品气象。

这一年,作为最“传统”的主流网文,幻想类型网络小说出现现象级作品,创作水准进一步提高,题材、内容、风格多样,拉升了年度网络小说品质。网络作家爱潜水的乌贼,以西方奇幻题材《诡秘之主》的完美收官,刷新了其创作影响力和创新力的峰值,也为网络小说传承创新制造了一个年度话题。小说世界观设定缜密奇崛,引入克苏鲁神话与蒸汽朋克元素,既符合年轻读者的知识趣味,又为小说增加了迷人的美学风格。

继《庆余年》的火爆播出,猫腻无可争议地再次成为2020年现象级网络作家之一。他的最新作品《大道朝天》在一以贯之的高水准创作中,完成了东方玄幻“神经三部曲”的收官。在三段式的时间河流中,宏大世界观得以全面展开,人物塑造整体推向至高点。它用独具特点又有普遍共识的“大道”完成了猫腻的长篇文学世界。

热血男儿战争争雄,从来是男频玄幻文的销售点与热点。作为另一部上榜的玄幻小说,《人皇纪》以独特的构思、细腻的笔触广受读者好评。网络作家皇甫奇将细节刻画的特长,用于场面描摹与情节构建,以小见大,收放有度,写出了义不容辞的家国壮阔情怀,凸显了作品的精神品质,体现了年度玄幻小说传承创新的努力。

作为男频主要类型之一的架空历史军事文,《长宁帝军》以其润物无声的精神气质赢得广泛关注,成为年度翘楚。网络作家知白以其细腻敏感的创作手法,铺展了少年开疆拓土的成长故事。想象强大烧脑,情节酣畅淋漓,热度不断发酵,吸引了海内外读者追捧。一个独特的创作现象是,男频网络小说整体创新探索

中,都市异能与科幻题材融合的探索趋势显著,女频创作“破圈”频仍,对未知领域大胆探索。《第一序列》就是其中典型。网络作家会说话的肘子仍将视野投向都市异能类创作,却体现出别出心裁的独特设定。小说设置“后启示录”的科幻背景,主角吸收正能量步步崛起,改变世界,彰显了“心向光明、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古代言情小说是女频网文的主要类型,《花娇》将穿越元素与商业角斗相结合,延续了网络作家吱吱一贯的精耕细作风格和大开大合手笔。内容惊心动魄、情节环环相扣,引发读者热议。情节设定的戏剧化手法和女性意识精神向度的结合,体现出年度女频网络小说的创作探索。作为网络小说的小品类,女频历史题材《盘秦》以其亮眼表现脱颖而出。网络作家春溪笛晓以真诚的创作态度,展现战国末年百家式微、天下动荡的历史乱象,以及秦帝国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壮阔的历史画面中,植入轻松欢快的基调,将沉重的历史主题融入明快易读的剧情之中,成为女性视角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加大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力度,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引领,同时也是对网络作家创作的挑战。如何扭转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叫好不叫座”,探索其艺术规律、做到提质增量,是整个网络文学界的重要问题。2020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理念深入人心,更多的作者愿意挑战自我、勇于尝试现实题材创作。在政策引领、平台扶持、作家重视的合力下,现实题材作品艺术品质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网络作家任怨的《神工》在年度现实题材作品中表现突出。作品以工业制造业高精尖技术为情节推动,基于现实,遵循科学,升级体验感与现实代入感俱佳,既体现爱国主义热忱,又遵循当代生活理念,成为一部“艺术”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现实题材力作。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网络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同题材作品。网络作家沐清雨的《无二无别》以扶贫助学做公益为切入点,立意高远,文笔细腻,既有浓郁的现实关怀,又有热烈的浪漫色彩,题材处理得当,将女频文创作手法与读者阅读体验结合起来,在同类小说中斩获旺盛人气,成为现实题材年度优秀作品。作为小品类网络推理小说年度表现抢眼,网络作家后觉的《技术宅推理之真相的精度》榜上有名。作品由《阿撒撒勒的低语》《英雄无名》《渣男制造》《邪念》四个故事组成,理工男主角以严密的理性思维,屡屡破获惊天大案,广阔的社会和隐秘的人性深藏于复杂的案情之中,具有十足吸引力,成为一种现实题材佳作。

2020年网络文学内容生产题材多样,创新频出,成果丰厚,不乏现象级作品,体现出网络作家积极进取的创作姿态,以及网络文学行业探索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行动。

笔记或传奇里的众生相

——2020年短篇小说巡礼

□毕光明

近年短篇小说创作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资源得到了自觉的利用与转化,2020年更为明显。从整体艺术风貌来看,笔记和传奇等古典小说体式与格调,构成2020年短篇小说的基本形态。一些作品直接采用笔记体打捞历史,多数作家以传奇的趣味讲述着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

兴于汉魏,盛于宋明的笔记小说,其文体特点是杂而小,记事述闻、写人状物。唐代出现的传奇小说,出于志怪与传记,还受到辞赋的影响,以“幻”“奇”“怪”“异”激发读者的审美感兴。在这个意义上,“传奇”既是一种小说文体,也体现着小说文体的共同特征。如果说笔记是小说的一种外在形式,那么传奇就是小说这种叙事文学的本体——小说即传奇。2020年的小说,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继承了古典小说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为经验和想象找到了富有审美穿透力的表现形式。

明确标举笔记小说或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是莫言的《一斗阁笔记》和金仁顺的《众生》。会讲故事的莫言,仍然从童年或少年的记忆里提取那些有意味的故乡人事。作为文学世界的“高密东北乡”,仿佛是一个共时性的舞台,只要是有趣、有个性或者奇特,所有的生灵都可以上去表演。莫言以特有的敏锐、智慧和幽默,赋予这些生灵及其情事以讽喻功能和审美价值,给传统文学形式注入了现代灵魂。

金仁顺的《众生》是“70后”作家对自我成长环境的返视,弥补了这一代作家在历史叙事上的空缺。《众生》是典型的志人小说,《宋惠玲》《王长荣》《丁娜》等12则故事讲了12个人,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和性格命运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故事都引人深思,从中看得出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洞察。比如,《宋惠玲》的主人公14岁那年成为英雄人物,事迹是为打捞“红宝书”而淹死在河里,实际上是那本“红宝书”里夹着5斤粮票,她怕回家挨爸爸的打,才跳进河里捞“红宝书”的,原来被当作正剧来宣传的历史实为悲剧,更是一个笑料。值得注意的是,进入笔记的众生,都有异乎常态之处,而由异常因素带来的结局,给人很强的命运感。

与组合式的笔记体不同,围绕中心人物展开情节的短篇小说多半以传奇的手法编织故事,塑造性格,描绘出现实生活中不同生存群体的处境及特异个体的精神图景,触及值得警醒的诸多社会问题,更从物质主义丛林里发现了抵抗道德沦丧和热爱生命的积极力量。晓苏的《泰斗》、徐则臣的《虞公山》、朱辉的《求阴影面积》、李约热的《喜悦》、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蔡东的《她》、谢络绎的《一只单纯的野兽》、杨知寒的《大寺终年无雪》等,都以传奇的笔致,切入人忽视或不无隐秘性的当代人精神地带,触碰到虚无哲学笼罩下的心灵暗疾和私人愿景。

《虞美人》通过少年吴极“盗墓”的故事,引出了一个寻根问祖的命题。其实这个中学生到祖宗坟墓里寻找“吴白虞来”的铁证更富于寓言意味,作者或许借已经湮没的“家谱”来寄托追忆传统、勾连代际的心愿。《求阴影面积》表达了中产阶级随波逐流、丧失主体性,以致心灵世界布满了阴影投下的无奈与惶恐,作品同样也是现代人堕于存在困境的寓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日趋糜烂的世风所裹挟。《泰斗》里的大学老教授章涵坚持原则,决不给投机分子吴修之流以机会,维护了学术的尊严和大学精神,不啻知识界的中流砥柱。《喜悦》和《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均以扶危为背景,但故事的讲述都为作者的情感介入而富有传奇或浪漫主义色彩。草原上在扶危中发生了变化的哈吐布其村,突然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神秘得似乎源自中世纪的牧人,他的身材、衣着和豪饮暴食再现了蒙古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毋宁说他是作者复活民族精神这一期冀的投射。《一只单纯的野兽》与《大寺终年无雪》的主角都是年轻女孩,逃离的原因是家庭环境恶劣、母女关系紧张,而在这样的家庭里父亲是缺席的,这样的人生态憾道她们难以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关注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女作家更能体会精神需求在人的生存中不可或缺,因而能够赋予女性传奇以醒世作用。

《她》也是对女性的关怀。文汝静是个出色的舞者,但为了顺从丈夫的心意而放弃了最能体现她生命价值的舞蹈,做了一名贤妻良母。小说以丈夫连海平为视角,自述他在妻子故去后的痛苦与忏悔,最震撼人心的是在那个平静的夜晚,妻子用反复摩挲舞蹈服的动作询问丈夫婚后她还能不能跳舞,丈夫却以沉默作答,谁知道此刻外表平静的她,心里刮过怎样的不甘的风暴?这不就是千百年反复上演过的男女不平等的传奇剧目吗?